

贵州新文学大系

儿童文学卷

1919—1989

贵州人民出版社



I 218.73

8

I 218.73

10/5

贵州新文学大系

(1919——1989)

儿童文学卷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新文学大系 儿童文学卷

责任编辑:龙国义

装帧设计:石俊生

版式设计:邹刚 施德端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电 话:(0851)6828570

社 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 码:550004

印 刷:贵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字 数:283 千字

印 张:11.5

版 次:1997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7—221—04483—x/I·929

定 价:19.80 元

《贵州新文学大系》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寒先艾 龙志毅 黄 瑶

主 编:

胡维汉 张 克 卢惠龙

执行主编:

尹伯生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刚	王良范	王鸿儒	尹伯生	井绪东
艾筑生	卢惠龙	朱吉成	何士光	何光渝
何积全	余未人	陈锐锋	张 克	张 劲
张建设	周飞燕	杨胜利	胡维汉	夏 凡
徐 达	莫贵阳	秦家伦	鲁令子	彭晓勇
戴明贤				

总 纂:

尹伯生 井绪东 秦家伦

引 言

尹伯生

从1988年倡议编写本书到现在全部定稿,前后有八个年头了。前四年多时间,主要进行各方面的筹备工作:诸如选聘编写人员,研讨修订编写提纲,以及筹措经费、协商出版事宜等。与此同时,也在不断协调和解释这样一个认识问题,即对贵州文学七十年实绩如何认识?对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的意义和价值作何估计?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贵州文学没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长期以来又少有在全国知名度高的作家,和有广泛文学影响的优秀作品。诚然,不同的地域文化之间是有先进滞后之别的,但这抹煞不了一个特定地域的文化的客观存在和它自身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历史。我们从史料中发现,早在三十年代也曾经有过诸如“贵州无文学”之类的妄语见诸报端。这显然是对贵州历史无知的一种自卑心理。事实上贵州文学的历史绝非一片空白。这里对明代的孙应鳌、清初的周渔璜等姑且不论,而清代道光以后出现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诸家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曾在全国名噪一时;而在抗战时期,除了众所周知的由于众多国内文化名人旅居贵阳而一度呈现的文化繁荣景象,却往往忽略了与此同时,在旅外归来的蹇先艾、谢六逸等的积极倡导推动下,贵州本土作家的创作活动也极为活跃,并且涌现出了大批青年文学作者,形成了贵州本土文学的发展繁荣局面;及至八十年代在全国产生了影响的贵州文学新崛起,这些都是贵州文学发展史上的光辉篇章。尊重贵州文学发展的历史,实事实

是地肯定贵州文学的历史实绩,将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自信心,有利于促进贵州文学的进一步发展,这当是毋庸置疑的。

从而,我们把编写《贵州新文学大系》的目的和任务确定为:展示贵州文学发展的轨迹,探求在时代大背景下,贵州文学的自身特点和潜在优势,为研究和促进贵州社会主义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尽可能翔实的史料,做一点扎实的文化积累工作。

《贵州新文学大系》有如《中国新文学大系》大体相同的格局:按文学门类分卷,每卷包括一篇概论性文章和该文学门类的作品选。但本书又有它自身的特点:由于本书所包容的时间跨度长,即从1919—1989年。在漫长的七十年中,各门类文学当有符合自己特点的各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要求各卷的概论性文章采取似史非史,史论合一方式,在尽可能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观点,展示不同历史阶段各文学门类的面貌,分析各门类文学的创作发展特征,评介不同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各卷作品选的入选标准,当然首要是“择优”,但同时也强调注意“择要”。由于“择优”和“择要”两者间必然存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入选作品主要是不同发展阶段有一定代表性的优秀之作,但就一个作家的整体创作看,就不见得是他的最佳作品;还有某些作品则主要着眼于它在不同时期产生过较大影响而入选,其中大多也是当时的优秀之作;至于少数即便非属上品,但其所具有的特殊历史价值却也弥可珍贵,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贵州文学七十年间所创作的作品何止万千!各卷作品选的选编诚然主要取决于各位选家的眼光。他们通过广泛搜集,认真研读,缜密思考,最后才遴选出入选作品;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择优”“择要”的入选标准,和“避免因人取文或因人废文”的要求,尤其是严格的篇幅限制,因而各卷作品选虽几经权衡斟酌,某些取舍得失之憾恐仍不能尽免。

在几年的编写实践中,我们逐步明确并适当调整了一些涉及

编写工作的具体问题：

关于资料搜集。从开始筹备工作，我们就登启事，发信函，要求广大作协会员提供个人创作资料，得到多数会员的支持，但由于诸多原因，无法求全。与此同时，各卷分头进行搜集，到有关单位查阅翻检报刊资料，特别是解放前的报刊资料，这就需要克服重重困难；或是没有，就是有也不让翻检，三是好不容易找到有用资料，又不许个人复制……这无疑更增加了搜寻的难度。至于千方百计发掘线索，跟踪追寻，搜求一个不应遗忘的作家，一部曾经产生影响的作品，就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对利用业余时间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同志们来说就更加难能可贵。本书现代文学部分发掘出一批鲜为人知的作家，和长期被湮没的作品，突破了所谓“文革”前贵州没有中长篇小说的错误说法，这在文化积累上是功不可没的。然而，尽管编写组同志为了追求翔实的资料，抱着强烈的责任心，作了艰苦努力，事实上却仍难求全，只有留待有心的研究者继续搜寻，不断补充。

关于概论性文章。对全书共三十万字的概论性文章，不仅要求通过宏观把握，勾勒出各个时期文学创作面貌，并且要对作品作具体的评价分析。这就面临着对作家、作品，尤其是对当代作家作品的选择取舍，评介轻重这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同时对各阶段文学现象的认识和评估也必然存在见仁见智情况。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失当，本书明确规定不给作家立传，不对作家的整个创作进行总体评价，而只对作家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作品作实事求是的评介。同时决定各卷的概论性文章采取笔者个人署名形式，表明是“一家之言”，从而给进一步研究探讨留下更大余地。

关于作品选。本书包容的时间跨度大，面对的作家作品数量也就相当庞大。在有限的篇幅内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尽可能扩大入选面，除诗歌、杂文等短小作品不限入选件数外，其它作品除了少数重点作家，一般情况是一个入选一件；对一些篇幅过大的作品采取

节选方式；对从事多品种创作，影响较大的作家，应突出他的主要创作品种，对次要品种作必要的取舍。尽管全书作品选近三百万字，入选作品达七百余件，遗漏仍然难免。

关于本书的分卷的体例不一问题。这主要是有的卷所包容的时限不同。当代文学各卷是分别文学门类论评解放后四十年（即1949—1989）的贵州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卷是对解放前三十年（即1919—1949）贵州文学各门类的论评，而文论卷则包容了1919—1989七十年间贵州新文学理论的发展和评析。

有关入选对象和范围的一些问题。长期在贵州生活工作的外省籍作家，其创作和文学活动对贵州文学有相当影响的应列为本书编选对象；而长期在外省生活的黔籍作家，由于资料搜集困难和篇幅所限，除现代文学卷和文论卷的现代文学部分已收入部分全国著名黔籍作家的作品、文章外，本书当代文学部分均未收列。

鉴于民族民间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都已成立了专门协会，因此，以贵州省作家协会名义组织编写的本书，不再包括民间文学、戏剧文学和影视文学。

另外，旧体诗词、革命回忆录、作家书简、以及外国文学译著等，主要限于本书的编写条件也暂不列入编选范围。

对于民族文学不列专卷的问题，是必须在这里特别说明的。贵州是多民族省份，民族文学是贵州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贵州文学要在中国文学中争得一席之地，必须优先发展贵州民族文学创作。本书最初的编写提纲就专列了“民族文学卷”。但后来几经研讨，大家认为，单列虽有利于突出强调民族文学，但同时却割裂并削弱了各卷应有的分量，影响了各文学门类的完整性。因此决定不再单列“民族文学卷”，而在各卷中注意民族文学的比重，强调发展民族文学的重要性。事实表明，解放以来，贵州民族文学一直受到应有重视，得到健康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尤为迅速。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作质量显著提高，在贵州

文学中居于愈来愈重要的地位。

本书的编写采取个人执笔，集体研讨，反复修改，三级审定这样比较缜密的编审程序。各卷写得认真，改得认真；编纂组和主编审稿会对每部稿子的研讨也很认真。没有一部稿子是一次通过的，有的稿子还作了重大修改。全部书稿改完后再提交编委会全体会议审定。即便如此，疵漏仍在所难免，有待读者批评指正。

现在《贵州新文学大系》全书即将定稿。这是参加编写工作的全体同志几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果。在本书从筹备到编写的整个过程中，得到有关领导和各个方面朋友的关注和支持。省政协主席龙志毅（原任省委副书记）就多次参加研讨，对编写工作发表了中肯意见；他还随时过问编写进度，并帮助解决一些重要的具体问题。贵州人民出版社前总编辑张克是一位从本书倡议到编写的热心支持者；现任总编卢惠龙也积极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工作。他们都热情支持本书的出版。省文联党组一直关心本书编写工作，前后两届党组包括省文联主席、前任党组书记胡维汉在内的好几位党组成员直接参加了本书编写工作；现任党组书记杨长槐（原省文联秘书长）从1991年起给予的经费支持，对本书编写工作起到启动作用。

在艰巨的资料搜集工作中，首先要感谢广大作协会员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还要向提供查检报刊资料方便的贵州省图书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遵义图书馆、省文联资料室以及其他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寻找资料的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感谢！

1995年9月

《贵州新文学大系》总目录

引 言	尹伯生
现代文学卷(上)、(下)	
现代文学扫描	
小 说	何积全
作品选(中篇节选 5 部,短篇 32 篇)	
散 文	陈锐锋
作品选(104 篇)	
诗 歌	陈锐锋 何积全
作品选(88 首)	
中篇小说卷(上)、(下)	
展开人生壮丽的画卷	
——贵州当代中篇小说论评	王鸿儒
长篇小说列目(34 部)	
长篇小说选介(11 部)	
中篇小说选目(66 部)	
中篇小说作品选(14 部)	
短篇小说卷(上)、(下)	
上编(1949—1978)	
坎坷曲折的辛勤笔耕	何光渝 彭晓勇
作品选(21 篇)	
下编(1979—1989)	
走向现代的艰难掘进	何光渝
作品选(28 篇)	

诗歌卷

重读来路

——贵州新诗四十年论析 张 劲

作品选(282 首) 朱吉成

儿童文学卷

从起步到繁荣

——贵州儿童文学发展概述 戴明贤

作品选(95 篇、首) 戴明贤

散文卷

从平淡走向深沉 由单一趋于斑斓

——贵州散文四十年创作史论 艾筑生

作品选(散文 47 篇、杂文 36 篇、报告文学 10 篇)

文论卷

贵州新文学理论七十年 张健建 王良范

作品选(65 篇)

史料卷

鲁令子 井绪东

贵州新文学大事记(1919—1989)

贵州文化、文学社团

贵州文化、文学期刊

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小传

贵州作家创作书目

贵州新文学大系

儿童文学卷

(1949——1989)

戴明贤 编撰

目 次

从起步到繁荣

——贵州儿童文学发展概述…………… 戴明贤(1)

作品选目录…………… (32)

作品选…………… (32)

从起步到繁荣

——贵州儿童文学发展概述

戴明贤

一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套用一個现成句式，它是“为儿童而创作，为儿童所利用”的文学。这里一是强调了对象（儿童），二是强调了主体（文学）。不是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作品不是儿童文学；以儿童为对象但缺乏文学要素的作品也不是儿童文学。这一特性给儿童文学带来一些先天的制约，要言之，一是儿童文学须强调教育性，作品要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裨益；二是儿童文学须讲究阶段性，对幼儿、儿童、少年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分别给予适应其特征的作品。

上述这段话看似不言而喻的常识，但实际远非如此。封建中国数千年不仅没有儿童文学，而且没有儿童教育。儿童被视为缩小的成人，童年被视为成年的准备，都不具独立的意义。因此，“在旧式的科举制度不曾改革以前，中国的儿童教育简直是谈不上的。假如说是有‘教育’的话，不过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而已。以养成顺民或忠臣孝子的目的，而以注入式的教育方法为一成不变的方法。对于儿童，旧式的教育视之无殊成人，取用的方法，也全是施之于成人的，不过程度略浅些而已。他们要将儿童变

成了‘小大人’……他们根本蔑视有所谓儿童时代，有所谓适合于儿童时代的特殊教育。他们把‘成人’所应知道的东西，全都在这个儿童时代具体而微的给了他们了；从天文、历史以至传统的伦理观念，无不很完整的给了出来。”（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1935年）。有一首《神童诗》是一个典型例子：“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形式看是一首诗，却算不得文学，更算不得儿童文学，只是一首给“小大人”看的押韵训诫词。郑振铎在另一篇文章《儿童读物问题》中，正面提出一个“打不破的原则”：“凡是儿童读物，必须以儿童为本位。要顺应了儿童的智慧和情绪的发展的程序而给他以最适当的读物。”中国是到了二十世纪的初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才有少数有识之士达到这样的认识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周作人等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并从一般的儿童时代、儿童教育、儿童读物，集中到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上来。作为最早的成果的童话创作，竟然会引来远离文学、远离儿童的政界要员的干预。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于1931年2月咨请教育部“改良学校课程”，要求课本不能选童话，咨文说：民八以前，各学校国文课本，犹有文理；近日课本，每每‘狗说’、‘猪说’、‘鸭子说’，以及‘猫小姐’、‘狗大哥’、‘牛公公’之词，充溢行间，禽兽能作人言，尊称加诸兽类，鄙俚怪诞，莫可言状。此咨文引起一场关于‘鸟言兽言’是否可取的大论争，鲁迅也参加了论辩。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趋于清醒和科学，儿童文学也逐步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收获了一批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如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人》，冰心的儿童散文集《寄小读者》，俞平伯的儿童诗集《忆》、王统照的儿童小说《湖畔儿语》、郑振铎的儿童图画故事《河马幼稚园》，稍后的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高士其的科学童话等等。新中国成立后，儿童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儿童读物和儿童文学也欣欣向荣，很快出现了如张天翼的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小说《罗文应的故事》、严文井的

童话《“下次开船”港》、阮章竞的童话长诗《金色的海螺》、洪汛涛的童话《神笔马良》、葛翠琳的童话《野葡萄》、宗璞的童话《海底山村》，刘真的小说《我和小荣》、杲向真的《小胖和小松》、任大星的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任大霖的小说《蟋蟀》、肖平的小说《海滨的孩子》和童话剧《马兰花》、电影《小兵张嘎》、《报童》等一大批优秀的作品。然而，与此同时，我国儿童文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路子越走越窄。1986年7月，任职于国家文化部的陈子君在《应当加强我国传统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序）中是这样概括的：

“建国以后，我们的儿童文学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传统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若干复杂的情况，走了不少弯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我们实际上不仅抛弃了现实主义，而且否定了文学艺术的特点。由于长期形成的封建残余思想的影响，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儿童的独立人格和社会地位实际上不被承认。反映到创作思想上，就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的‘儿童特点’，把儿童文学的功能缩小到只剩一个‘教育’实际上就是‘教训’的地步。而不能从现实主义出发，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引导广大少年儿童读者通过文学作品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并从中得到美的享受和受到高尚的思想感情与情操的熏陶。这种摒弃‘五四’传统的极不正常的状况，曾经不同程度地继续了许多年，因而严重地影响了我国当代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发展，以至形成了1961年茅盾同志所批评的‘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语言干巴巴’的状况。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批判左的路线，才逐步回到尊重艺术规律和现实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使得近几年的作品普遍注意到了比较真实地反映和表现现实生活，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增加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和以情感人的强度。”（这一概括其实也适用于成人文学，不过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而已。）文革期间拍摄的影片《闪闪的红星》，片中的“一号人物”潘冬

子,不论在心理、思想、感情甚至行动上都比片中的成人更老练、更成熟,他在敌人眼皮下将盐巴化成盐水濡湿于棉衣上混过岗卡(来得及吗?)他眼看着妈妈被大火焚烧而反过来劝阻大人們的悲忿(可能吗?)十足是一个“小大人”,一个十来岁的老地下工作人员。这部准“样板”电影,走到了无视儿童和童年的存在及可能的极端,与优秀的儿童影片《小兵张嘎》相对照,雄辩地说明儿童文学理论的正确与谬误,对于创作的影响是何等巨大。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作如上的简略回顾,是必要的,这是我们考察贵州儿童文学状况的一个背景、基础和前提。

二

第一个将眼光投注于儿童文学的贵州人,据现有资料看,应属“五四”时期著名学者、作家谢六逸。赵景深先生在1936年出版的《文人剪影》中提到,谢先生“很喜欢儿童。……以前他替中华书局编过《儿童文学》月刊,并且译过儿童阅读的《伊利亚特》和《俄德冒险记》之类,这该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应有的表现。”《伊利亚特故事》系开明书店1925年出版,《俄德冒险记》大约也在同期。赵先生还在《回忆谢六逸先生》一文中提到谢先生编译的《海外传说集》(世界书局出版),此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本传说,还有一部分是罗马传说,其中有一篇《忠实的朋友》,类似中国的南戏《杀狗记》。”又在另一处说:“《儿童文学》大约是谢六逸在中华书局主编的一种刊物,这刊物出的期数不多,谢六逸自己在这上面写了一些作品,后来他辑为《母亲》和《清明节》交北新书局出版。当时正好李小峰先生主编《小朋友》丛书,就改名为《小朋友××》和《小朋友××》(我忘了书名)……《红叶》和《鸚鵡》大约也是谢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我似乎没有注意到。”又创作、又翻译、又编辑,谢六逸先生实属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之一。可惜这些刊物和集子,现在都极难找到了。谢先生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似乎没有著述。在长达千

余页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王根泉评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中,就不见谢先生的文章。抗日战争期间,谢先生回乡,在贵阳与蹇先艾先生等组织“每周文艺社”,创办《每周文艺》和《文讯》月刊,又主持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这段时期是否写过、译过或编过儿童文学,目前未见资料佐证。此外,著名乡土作家蹇先艾先生在1924年5月21日《晨报副刊》的《文学旬刊》第36号上发表《〈春雨之后〉所激动的》一文,文中论及王统照的儿童小说《雪夜》说:“我觉得他能于平淡无奇的事实中,颇能与人以深刻的印象,几个孩子砌的雪楼,在晚间被兵队毁坏,令他们弱小的心中十分的难过,隐隐地托出战之罪恶。”这段话透露了蹇先生“为人生”的文学观贯注于儿童文学创作之中。

然而在贵州这块土地上,一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十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有了自己的儿童文学。这一时期的作者,有随军南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涂尘野、象征等人;有入黔上学的大学生,如柳枏、李珮瑜等人;有土生土长的文学青年,如伍略(苗族)、苏晓星(彝族)等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有《贵州文艺》(后改名《山花》)和省地报纸的副刊,都不是专门的儿童文学园地。从事专业编辑工作的夏祥镇(贵州人民出版社),涂尘野(《贵州文艺》、《山花》编辑部)、柳枏(贵阳日报、贵州日报文艺版)等人,都注意扶植儿童文学创作。特别是夏祥镇在1958年—1959年组建的儿童文学创作组,成为贵州第一个儿童文学创作团体,参加者有何永刚、卢惠龙、廖国松、陈实、阮居平、余未人等人,都是爱好文学的中学生,主要是写儿童诗歌,也写一些故事。小组的创作成果,选编成诗集《野营之歌》、《小手握得比铁硬》、故事集《两枚金属分币》,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卢惠龙、廖国松、余未人等人后来走上专业文学岗位,至今创作不辍,但都不写儿童文学了;只有阮居平一直在为孩子写作。后来出现了专写儿童小说的青年作者王泰麒和程履。王泰麒是贵州儿童文学作家中态度最执著、耕耘最勤奋、精力最专